

皇姑屯事件始末

季 慶 雲

——張作霖興亡記之四

事件之前日方謀略

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中國成爲列強隨便宰割瓜分的一塊肥肉，尤其以東北這塊大平原，日俄勢力不斷在作角逐戰，此消彼長，對中國尤爲不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帝俄傾覆，赤俄崛起，在此期間，日本在中國東北造成了獨佔優勢，關東軍對大陸侵略野心，日益露骨擴張，所使用的狡計一直是：一、希望中國分裂爲南北朝，使中國不能統一；二、希望對中國東北全部能有絕對的控製權，以保持其所謂是「日本的生命線」。

故而在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最順利的時機，日本田中內閣主張對華施以「積極政策」，遂發表宣言，謂日本將派兵二千人前往青島保僑。時在民國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以宣言內容，照會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當即向日方提出抗議，六月一日南京國民政府亦向日表示嚴重抗議，日本對此不僅不加考慮，反而增派了四千名軍隊赴青，一面令駐青日軍開往濟南。

十七年四月間，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節節

勝利，兵臨濟南近郊，日方再增派部隊三千，馳赴濟南，以福田任司令。不料國軍已先一日，即五月一日進駐濟南城，福田趕到，立即執行武力干涉計畫，遂造成「五三」慘案事件，殺害我方軍民千餘人。

我國軍當局忍辱負重，一面沿津浦線南移，一面分遣精兵繞道渡河北進。日方見勢不可侮，即復增派名古屋第三師赴青，另派五大隊開往天津，日本戰艦則游弋長江示威。繼而我軍迫近天津，日軍又分向我政府傳遞「覺書」，略謂：「戰事如進展至平津方面，其禍害將及於滿洲之治安，帝國政府爲維持滿洲治安起見，或將不得已採取適當之有效處置」云云。

我方以日本公然干涉我內政之行爲，達於難以容忍地步，一時惡化的局勢，幾乎無法轉圜。幸而張作霖毅然決定退回關外，使一時緊張情勢鬆弛下來，使日人無可藉口胡爲。日人見張不聽其「勿回關外」之口頭警告，乃立即作軍事佈置，岡村司令立即調兵守備瀋陽，並在錦州山海關佈置。六月二日夜半，張作霖自北京啟程，日軍即於南滿、北寧兩路交叉點的皇姑屯，在其嚴密警備下，安置強烈炸藥，於六月四日晨，張作霖專車通過其地，即被炸傷殞命。

這一段陰謀，日首相岡田啓介以後在遠東國際法庭供證的，已公開說出：一九二七年時，陸軍方面頗欲進窺亞洲大陸。當時田中大將，對大陸持有最後計畫，爲此會派代表到東北，謀求取得重要鐵路之建設權。田中當時謀利用東北之實際統治者張作霖。張當時對日本要求多加反對，田中乃對張表示日本或能助其維持東北首領之地位。……一九二八年，張之軍隊撤回滿洲，此時本莊繁之下，對於有關日本權益與張協力從事交涉之田中內閣政策，頗抱不滿，欲伺機佔領東北。

此等將校設法使本莊繁與軍務中心隔絕之後，計畫於張氏返回東北時，加以狙擊。六月四日，張之火車在瀋陽境內，被彼等預留之炸彈爆炸，張氏遂遭暗算慘死。

東北軍的應變步驟

張作霖不願受日本方面之誘脅勒索而遭毒手，這位關東老健兒也算以身殉國。在日本人以爲張死後，東北秩序勢必在羶龍無首中大亂，然後由關東軍嗾使派人與各地土匪勾結，乃能遂行其軍事行動，將整個東北落入其掌握中。却不料當時奉天劉向清，和鎮武軍參謀長臧士毅磋商應

變對策，秘不發表張帥之死亡，對外宣稱「張帥僅受微傷，不日即可康復」，此策對外交團各國總領事，均被瞞過，一面急向楊子燾、張學良報信。關東軍本莊繁雖多方探聽實況，竟然得不到絲毫確息，無法釀成變局，因此遂度過一次意外大災難。

迨奉軍精銳部隊撤出關外，派于學忠任榆關警備司令，扼守山海關；張學良、楊宇霆在內外各地區部署妥善後，始趕回瀋陽發表，由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公舉張學良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即日宣誓就職，宣布保境安民。

保安總部設軍事、軍令、秘書三廳，以榮臻、王撫常、王樹翰為廳長；關內文武幹部亦陸續來歸，可說是各方人才薈萃極一時之盛。同時並調整軍團及軍師編制，一律改為獨立旅，以第七旅之王以哲駐北大營拱衛，日人不敢驟然下手。

在張作霖發表開弔日，田中義一派林權助大使代表弔祭，並向少帥張學良再三警告，勿向國府輸誠，否則日本對東北將採取自由行動。繼討論到中日間各項懸案，主要項目則在斤斤強調建築吉會鐵路為前提。當時張學良因就任未久，竭力避免外交上多所輕轉，只好虛與委蛇，內心對殺父之仇當瞭如指掌。

日人森島守人，在東北事變之前，迄偽滿洲國成立，一直擔任着日本總領事，以外交官身分折衝於日本軍部及中蘇兩國之間。關於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大小事件，他無不親歷其境。前數年彼曾在「世界雜誌」上記述「皇姑屯事件」，所言自有根據。

這裏引述他的一段記述：「……對於張作霖被炸的暗殺案，在當時，無論在滿洲現地，或在日本內地，確都不曾夢想到是日人所幹的。依關東軍所發表的消息，乃移禍於由華南派遣的國民黨系便衣隊所幹的，日本人對此，沒有人對此會產生懷疑。」

嫁禍南方真相如此

依據關東軍的公報，六月四日黎明，在滿鐵、京奉兩鐵道的交叉地點，發現可疑的三名中國人。當我監視兵盤問時，他們因投擲炸彈，有兩名即被槍殺，其餘一名脫逃。從死者身上所搜出的國民黨關東招撫使的書信碎片判斷，這三人無疑是南方的便衣隊，此事發生不久，火車即被爆炸云云。

二人被殺，一人逸去，是確有其事。但說他們是南方便衣隊，那是偽造的，虛構的。炸車案前夕，關東軍的關係人，不知從那裏拖來了三個吃嗎啡的中國乞丐，帶到居住奉天滿鐵附屬地區的浪人安建隆成那裏，命令這三人在日人開設的浴室沐浴，然後換着新衣，即在上述鐵路交叉點被槍斃，其中一人逃脫，則是事實。依據劉哲（當時任吉林省長）和我的同僚森岡正平領事的私談中，說出那一沒死的乞丐跑到張學良官邸，透露了這一事件的始末。

據森島守人的記述：「張學良當時完全知道了他父親的慘被炸死，是日人幹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是東方的道德觀念。然而如果當時一旦說破了，則公私方面與日方接觸交涉

均有不便之處。像當時中日關係，極為微妙，為善於自處起見，祇好暫時守秘密忍」。

又說：「在鐵道交叉點的鐵道上裝置炸藥的，是當時在奉天方面出動的朝鮮軍工兵隊的一部分，點燃炸藥引線的，是後來努力於設置北滿日人移民村被稱之為北滿移民之父的故東宮大佐。

當時，這位大佐是任奉天獨立守備隊附的東宮大尉，——這是大尉直接對我說的。而這一案的主謀人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但參與陰謀的只有二、三人確曾參與事實。在被炸的列車中，嵯峨顧問也與張帥同乘此車，因受傷而跳下車來。

因係關東軍自己製造的事件，所以有人猜測嵯峨顧問事先亦必參與其事的，實際上，嵯峨却毫不知情，倒是因為他在東三省的官場中，頗有聲譽，亦深為日方軍部所嫌惡，為了實行這一事件，不得已而犧牲一個嵯峨也是要幹的。」

至於炸張後果的預期，森島也有詳述，他說：「依照爆炸計畫，他們不僅僅炸死張帥，還想要藉列車的被炸，張作霖的慘死，引起全面混亂局勢，得以由日方斷然出兵，形成大規模的中日武力衝突，日本即可藉武力而將滿洲問題根本解決。

因此，在列車被炸之後，在奉天城內日本人的事務所，以及其他各地數處均被投彈，這些都是想作為引起日方出兵的口實。然而，關東軍要想向滿鐵附屬地以外出兵，除緊急突發事件，另作別論外，普通必須由關東長官向關東軍司令官要求出兵。

至於滿鐵沿線各地，則須由各地領事兼關東廳事務官要求出兵。列車被炸之後，關東軍雖屢次向總領事館說明有出兵之必要，但總領事館對此，認為應觀察事態之發展性，採取冷靜沉着之態度，盡力以警察的力量，維持治安，沒有受一部分軍人的煽動惑感。」

關東軍的變動，與田中義一的計畫，是不同的，這件炸張案的秘密，終不能沒有漏洞。森島記說：「……炸車的當日早晨，那個日本浴室的老闆，因好奇心的驅使，跑到現場去看，看到昨晚來到他的浴室沐浴更衣的兩名乞丐，橫臥地上，為之大吃一驚。」

他就將經過的情形，向附屬地內的關東廳警察報案。這件事，如果是向日方憲兵隊報告，那隊長三谷清少佐和關東軍有交道，也許會把這件事「留中」，甚至把它完全抹殺掉也說不定。而他恰巧向拓務省管轄的警察機關去報案，因此，很快地把這項消息轉報到東京去。

田中受挫失意而死

當時日本在奉天的特務機關長秦真次少將，聽到警察機關將浴室老闆的報告轉報到東京，即向警察機關大肆咆哮，這時適在奉天出差回來的關東廳三浦交涉課長，已將爆炸事件前後種種跡象與發現情勢，向上密報，認為張作霖之被炸，和軍部有關。

但兇橫的關東軍軍部，却毫不在乎，對主謀行炸的河本大佐，反而論功行賞似的，保薦他出任滿鐵理事，爾後又支援他做滿鐵附屬的南滿煤

礦社長。

至於東京方面呢，田中義一在該案發生的當時，曾向日皇上奏，說張案和日軍無關。但自拓務省得到奉天警察方面的報告之後，街談巷議的傳說，不徑而走，論者也日盛一日。

日本議會內憲政會方面議員永野中野等，對張案處置失策，批評極烈。為調查真相，特由內閣派峯憲兵司令官，親至東北調查。這位峯少將尚未到奉天之前，在朝鮮以及其他各方面獲得情報，確已知道爆炸張案的真實情況。

他明白田中義一在日皇面前奏過了，炸案如果確是由日方軍部所幹，必定要交付軍法會議，嚴予懲辦，因此，竭力主張有交軍法會議嚴正調查激辦的必要。但陸軍省及政令會內部有力人士，則認為「撒屎不臭掏屎臭」，如交軍法會議，其結果必將案情公佈，不但使日本軍部聲譽有損，抑且將損壞了日本在國際間的信譽，故而一再強烈阻撓反對。

田中義一本擬保持張作霖的政治生命，以求達到實現其對「滿洲政策」的新式方案，那就是說保全張作霖，作為交涉對手，以較溫和的手段，來達成有關「鐵路商租權」的交涉。張氏被炸慘死的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他即對他的親近人士嘆息地說：「我的大事化為泡影了，一切都完了」。

田中義一多年來即對「對華關係的根本解決」，作為終生誇耀世人的榮譽事業，因而放棄了可以成為陸軍首腦人物的現級，轉入政界。

張少帥學良登臺之後，田中還未十分絕望，

依然以「割裂滿蒙」的方針，為主要課題；因而再三向日駐奉天總領事林權助，向張學良勸說，千萬莫使東三省發生激急的政治變化為上策。他深怕張少帥推翻日本在「滿蒙利益」，更怕中國實現統一，而對日方不利。

南滿鐵路的齋藤理事，卜居奉天，時時不忘五條鐵路的敷設，但終因爆炸案使得交涉擱淺，他更怕刺激中國方面的情緒，增長抗日的浪潮趨勢。

民國十七年夏秋間，東北三省易幟的動機，逐漸顯明。田中為加速鐵道「商租權」的實現問題，囑滿鐵的理事齋藤，陸軍特務機關長，和林權助等擬就方案，必要時使用警察力量，配合陸軍實行其「新措施」。

對爆炸張案則向日皇奏請行政處分。日皇以田中態度忽變，一言不發。田中因此失去了信任，不久奏請總辭職而宣告倒臺。下臺後不及一年，即快然而卒。

所謂「滿鐵」與「關東軍」

半世紀以來，由於日俄兩國在我東北的角逐，我國受到無窮盡的荼毒與迫害，而遠東問題也成了國際間變亂相尋的因素。

在地理上，東北九省的位置，是稱為東亞的一個重要位置，它西南和中國本土毗連，西邊是蒙族，北面是俄國，東邊是韓國和日本；南面有海港，可藉此與世界各地保持接觸。這地方可說是暢通世界的一個十字路口，却不幸的反而成了衝突的中心。

這一片廣大土地，面積和德法兩國相加之幅員相等。礦區與森林都以蘊藏量之巨著稱，更有世界大糧庫之名，因而成爲日俄窺伺角逐的目的物。

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日俄樸資茅斯條約，日本取得了我國南滿既得權利，強迫中國承認其繼續經營。便對遠東半島，自普蘭店迄魏子窩以南之地，包括金州、旅順、大連，擅名爲「關東州」，設總督府，又置五個領事館，以總領事駐瀋陽，負一切外交責任，儼然把東北當作其殖民地來統治。

至於南滿鐵路原是東清鐵路的南段支線，自遼寧省的大連起北行經海域、遼陽、瀋陽、鐵嶺、開原、昌圖等線，入吉林省至長春縣止，長七〇四公里；另有七支線，其南滿鐵路株式會社設大連，名義是鐵路公司，實際備有國家行政之各種機能。總裁（社長）由日本政府任命，經營事業除鐵路外，並海運、港灣、礦山、製鐵和其他一切地方事業，利用滿鐵的優越經濟勢力，操縱東北工礦業及各項產業之開發，另一面配備有一支強勁的軍力——關東軍。

日本侵華的先鋒隊

日本的「滿洲經營政策」，是非常積極的，反客爲主，它認爲「滿洲」是它的「生命之泉源」，實際把它的國防線推到我國的東北部。滿鐵便是最重要的侵略工具，其最初投資，原爲二萬萬圓，後增至四萬萬圓，其中日本政府投資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主持社務的社長，都是陸軍的將領，因之，滿鐵會社有「日本帝國的建築者」之稱，說開了也就是日本政府附屬的一個軍事機關，前美駐華公使馬穆勒 V. A. Macnamray 說得好：日本以一條鐵路，將原始農民與外界工業聯絡，而演成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優勢。

日人視南滿路之組織，爲其在滿洲地位之基礎，於各條約中，凡有利於該路者，無不加以擴張，視此權利，有如日本自己領土，每寸土地，恒以精兵駐紮巡防，有關派領事與中國當局交涉之權，常以政府之切實權能，悉賦予滿鐵會社。

日本之對東北的侵略，既以鐵路爲其動脈，更乘中國內政上的動盪不安，威逼利誘，多所挾制，也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中日之間，爲了有關鐵路的協會，先後磋商多達二十次。其由日方管理者，南滿鐵路及其支線外，尚有安奉鐵路。其由日本借款築成者計有新奉、吉長、四洮及其支線等。

由日本墊款建築者有吉會、開海、洮長、吉海、吉敦等路。由日本讓渡與新銀行團的有洮熱鐵路。此外，尚有未經中國政府承認的所謂「中日合辦」的天圖鐵路。這些鐵路，無不混入滿鐵會社的資金，實際也是滿鐵的「附庸」；於是日人因成功而陶醉，發生了自尊心理，企圖以「滿鐵王國」，作爲軍事進攻的大本營，關東軍自然是急先鋒了。

關東軍製造九一八

關東軍之始，原是駐在「關東」的一支軍隊

，範圍非常之小，日俄戰役時，野戰部隊有兩個師團，師團的司令部設在遼陽，以後逐漸擴張，至九一八事變時，在東北的關東軍，約有七個師團，正規兵力達二十萬；設有司令官，指揮全東北的日本軍隊，最後竟然增加到六十萬之衆。

關東軍人物中，「九一八」前白川義則，便是淞滬戰役指揮作戰的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將是日本福岡軍閥出身，他的弟子中，有發動蘆溝橋事變的華北司令官田代統一郎，指揮杭州灣登陸作戰的柳州平助師團長，都和侵華戰爭有密切關係。

「九一八」後的司令官，如本莊繁、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謙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以及關東軍參謀長，如三宅光治、山磯國昭、坂垣征四郎、東條英機、磯谷廉介、秦彥三郎、飯田德等，無不有與侵略中國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密切關聯。

日本在中國東北有「滿鐵」和「關東軍」，爲謀求發揮經濟與軍事實力，爲着進一步對中國大陸的發展，便積極發展滿洲的鐵路網。從軍事意義上看，一爲對付蘇俄，是以黑河、同江、虎林爲中心；一爲向蒙古的發展，以赤峯、開魯、索倫爲中心；一爲向中國本土的軍事發展，以山海關、承德、直通平津爲中心。這是較早已安排妥善，一切軍事行動，都要本着這三個方向來推進。

此外，日人還利用了所謂「南滿護路軍」與領事館的警察作侵略行動的爪牙。「南滿護路軍」，本無條約上的根據，依據一九〇五年中日會

議東三省事宜之條約，我國雖承認日方有繼承俄國之各項權利，但並未承認所謂「護路軍」之增設，日方也允於北滿鐵路的俄方護路軍撤退後，日軍也同時撤退。

其後，俄方雖撤走，日方仍強行留駐，實際上，日本的護路軍，原是日本正規軍隊的一部分，約一萬四千名左右，分駐於沿路如長春、公主嶺、瀋陽、海城、遼陽等各要站，活動範圍更軼出滿鐵沿線範圍以外。

蠶食鯨吞的雙重奏

所謂領館警察，始自開島。一九〇九年，中日圖們江界約訂立後，沿邊延吉、琿春各區所設的領事館，均以保護領事為名，設立警察隊；其後，南滿的牛莊、遼陽、奉天、鐵嶺、長春、安東等地的日本領事館內，均紛紛設置警察。

北滿各地領事館，更增設便衣警察，南滿沿線各地又增設城市警察，於是最龐大最完整的間諜網，便悍然不顧地佈署起來。「九一八」以前，進攻未開始，行動早已存在了。

其藉以掩護侵略的另一手段，便是利用所謂「商租權」。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條件的要求，到同年五月中日條約的訂立，於要求南滿鐵路展期九十九年外，並要求所謂「商租權」；「日本國臣民，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借租權或所有權」，（第二號第二條）「日本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等項生意」，（二

號三條）如有日本國臣民及中國人民，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屬工業時，中國可允准之」。（條約第四條）

有了這些藉口，日本人便可以任意侵佔中國領土，散佈浪人，便衣軍人以及各種間諜，混跡內地，作為隨時進攻中國大陸的先鋒游線。

日本處心積慮佈下蠶食鯨吞雙重奏，以達成其「大躍進」的陰謀詭計。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他有了鐵路計畫，就不許我宗主國有權與築鐵路，曾公然聲稱：「關於一九〇五年中日條約，中國曾於秘密議定書中，允於滿洲境內，不建築與南滿鐵路平行或鄰近亦或與其競爭之鐵路」。

更以此藉口，對於中國所自築之洮齊、呼海、奉海、打通、錦朝、洮通、吉海等路，視同一眼中釘，「肉中刺」，蓄意破壞，不遺餘力。待到我國自築之鐵路線網，調整得有頭有緒，即已臨到日本真正進行侵略中國大陸的「九一八」的前夕。

日本人心目中，以滿洲之中心長春作為起點，四處放射其鐵路輻線，所謂「天下四分」，其形勢以四港口為其主宰，即大連、葫蘆島、海參崴與北韓之清津或羅津。海參崴屬俄，葫蘆島為我在渤海海上與大連匹敵之港口；清津或羅津為吉會路之終點，吐納北滿的產物，和海參崴相競爭。

在取得旅順、大連後，進行「大連集中主義」，為着大連距北滿遙遠，不及海參崴立於有利地位；因積極經營清津羅津，至葫蘆島築港，是

以開發朝陽赤峯一帶東蒙古地區之富源，以錦朝路各線輸出羊毛礦物等。

一方面由京奉奉海打通等線，吸取遼河流域及北滿方面的農作物，乃使日方更感到極大的威脅，不待我國築港完成，即着手以武力來攫取。由於中國東北問題之產生，也暴露了國際間暗昧不明，軟弱無力，國際聯盟之形同虛設。因此，日本軍人及法西斯徒輩，更瘋狂地勾結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也就如此點燃起來，無數的生靈塗炭也由此而產生，正可以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誠哉斯言。也正可以此作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之借鏡。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撰稿以人物傳記、現代史話、掌故軼聞為主，必須文字生動活潑；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務請自留一份存底，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